

朱子年譜考異附錄
三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三)

王懋竑纂訂

朱子年譜卷之三下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啓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三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語錄〕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疎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

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尙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此。豈可不理會。卿可仔細探探。卻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迺選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李閔祖〔行狀〕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本傳〕時曾覲已死。王忬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文集〕戊申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云。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卽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俟病愈赴部供職。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辨。卽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本傳〕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行狀〕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職。旣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乞磨勘者。十有四年。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年譜〕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

用此術。詔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請祠。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狼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乃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焉。告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留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諗。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指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閒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某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洪本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狀三

辭免磨勘轉官狀

辭免直寶文閣狀

九月復召辭

〔行狀〕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行狀〕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文集〕戊申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旣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卻。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爲臣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

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

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

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

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懷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而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啄。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形乖謬。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耳。不唯如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爲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爲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人遂

不以爲異。然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疎遠之言。而逐其平日深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爲後聖法也。代惟陛下。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朴與此人。專爲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其指意。風喻軍中。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儉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剋剝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救。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遣太偏。足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盧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自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冒謗譴。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曾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

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改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爲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爲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

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劄子內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其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是裁之。知此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仕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爲。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聖照。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污。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文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

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

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

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

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者。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出世。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

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之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污不法聞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旣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

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細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白事。多務容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事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爲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願亦隨羣逐隊。排連僂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數求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趣操不謹。懼爲身害。乃敢陰爲讒惡。公肆劫持。遂其姦謀。不爲國計。欲望聖慈。密賜宣問。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漸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